

现代 艺术

■特稿 杜玛斯:情色与爱
沃尔夫冈·蒂尔曼斯:还事物本来面目

■工作室 DV不是什么东西
“虚度”光阴——温普林访谈

■特稿二——亚太三年展:多元文化的汇聚点 ■特稿三——只想给观者一点惊喜——刘小东访谈/
毛焰即矛盾 ■艺术万象——王度:重置消费社会/饱受争议的翠丝·艾敏:保持自我,穿件低胸衣

■影像——伊朗的滋味:聚焦阿巴斯 ■文摘——在艺术与政治之间

引领潮流的艺术期刊

总第 013 期 · 邮发代号 82-274 全国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2002 年第 4 期 2002 年 8 月出版
刊号: CN51-1582/J 国际刊号: ISSN 1009-5233 定价: 人民币 22.5 元

Contemporary Art



ISSN 1009-5233



9 771009 523081

特稿一:

Feature

02 杜玛斯:情色与爱
Erocity and Love

多米尼克·范·登·伯格
By Dominic Van Den Booger

18 还事物本来面目
Turn Back to Original

南森·科南
By Nathan Kernan

特稿二:

Feature

32 亚太三年展:多元文化的汇聚点
The Focus of Plural Culture-Asia-Pacific Triennial

雷娜·迪温波特
By Rhanan Devenport

特稿三:新绘画

Feature

38 现实反而不是一切 阿城

On the Contraty Reality is not Everything By A Cheng

40 只想给观者一点惊喜——刘小东访谈

本刊编辑部

I Only Want to Give the Audience a Bit of a Surprise——An Interview with Liu Xiaodong By Con Art

44 毛焰即矛盾 韩东

Mao Yan is Contradiction By Han Dong

46 绘画是我一生的梦想——毛焰访谈

本刊编辑部

Painting is My Dream of Life——An Interview with Mao Yan By Con Art

艺术万象

Art Space

50 王度:重置消费社会 尼古拉斯·布里奥

Reset the Consumptive Society By Nicolas Bourriaud

54 是外科医生还是艺术家——王度访谈

本刊编辑部

A Surgeon or an Artist?——An Interview with Wang Du By Con Art

59 饱受争议的翠丝·艾敏:保持自我,穿件低胸衣

莱恩·巴伯

Tracey Emin——Trigering Numerous Disputes: Keep Myself,and Wear a Low-bar Suit By Lynn Barber

65 就像头上有个洞 葛雷格·穆尔

葛雷格·穆尔

Just Like a Hole on the Head By Gregor Muir

68 美国涂鸦

本刊编辑部

American Graffiti By Con Art

71 艺术新闻

Art News

视觉档案

Visual Document

83 北方天使

安东尼·戈姆利

Angel of North By Antony Gormley

影像

Image

89 伊朗的滋味:聚焦阿巴斯

本刊编辑部

Taste of Iran:Focusing on Abbas By Con Art

92 梦想是一扇窗——阿巴斯访谈

贾姆希德·阿克拉米

Dream as A Window——An Interview with Abbas By Jamsheed Akrami

文摘

Digest

95 在艺术与政治之间

鲍尔等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By Ball etc.

108 杜可风:得了皮肤病的中国人 孟静

Du Kefeng: A Chinese with Skin Disease By Meng Jing

工作室

Studio

110 DV 不是什么东西 蒋志

DV is Nothing By Jiang Zhi

113 声音的世界 阿鲁娜·德·苏扎

The Voice of the World By Aruna D'souza

118 对话途径与工作状态 本刊编辑部

Method of Dialogue and State of Working By Con Art

122 "虚度"光阴——温普林访谈 武华安

"Idling" Time——An Interview with Wen Pulin By Wu Anhua

特稿一:

Feature

02 杜玛斯:情色与爱
Erocity and Love

多米尼克·范·登·伯格
By Dominic Van Den Booger

18 还事物本来面目
Turn Back to Original

南森·科南
By Nathan Kernan

特稿二:

Feature

32 亚太三年展:多元文化的汇聚点
The Focus of Plural Culture-Asia-Pacific Triennial

雷娜·迪温波特
By Rhanan Devenport

特稿三:新绘画

Feature

38 现实反而不是一切 阿城
On the Contraty Reality is not Everything

By A Cheng

40 只想给观者一点惊喜——刘小东访谈
I Only Want to Give the Audience a Bit of a Surprise——An Interview with Liu Xiaodong

本刊编辑部
By Con Art

44 毛焰即矛盾 韩东
Mao Yan is Contradiction

By Han Dong

46 绘画是我一生的梦想——毛焰访谈
Painting is My Dream of Life——An Interview with Mao Yan

本刊编辑部
By Con Art

艺术万象

Art Space

50 王度:重置消费社会 尼古拉斯·布里奥
Reset the Consumptive Society

By Nicolas Bourriaud

54 是外科医生还是艺术家——王度访谈
A Surgeon or an Artist? ——An Interview with Wang Du

本刊编辑部
By Con Art

59 饱受争议的翠丝·艾敏:保持自我,穿件低胸衣
Tracey Emin —— Trigering Numerous Disputes:
Keep Myself,and Wear a Low-bar Suit

莱恩·巴伯
By Lynn Barber

65 就像头上有个洞 葛雷格·穆尔
Just Like a Hole on the Head

By Gregor Muir

68 美国涂鸦 本刊编辑部
American Graffiti

By Con Art

艺术新闻

Art News

视觉档案

Visual Document

83 北方天使 安东尼·戈姆利
Angel of North

By Antony Gormley

影像

Image

89 伊朗的滋味:聚焦阿巴斯 本刊编辑部
Taste of Iran:Focusing on Abbas

By Con Art

92 梦想是一扇窗——阿巴斯访谈 贾姆希德·阿克拉米
Dream as A Window —— An Interview with Abbas

By Jamsheed Akrami

文摘

Digest

95 在艺术与政治之间 鲍尔等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By Ball etc.

108 杜可风:得了皮肤病的中国人 孟静
Du Kefeng: A Chinese with Skin Disease

By Meng Jing

工作室

Studio

110 DV 不是什么东西 蒋志
DV is Nothing

By Jiang Zhi

113 声音的世界 阿鲁娜·德·苏扎
The Voice of the World

By Aruna D'souza

118 对话途径与工作状态 本刊编辑部
Method of Dialogue and State of Working

By Con Art

122 "虚度"光阴——温普林访谈 武华安
"Idling" Time —— An Interview with Wen Pulin

By Wu Anhua

特稿一:

Feature

02 杜玛斯:情色与爱
Erocity and Love

多米尼克·范·登·伯格
By Dominic Van Den Booger

18 还事物本来面目
Turn Back to Original

南森·科南
By Nathan Kernan

特稿二:

Feature

32 亚太三年展:多元文化的汇聚点
The Focus of Plural Culture-Asia-Pacific Triennial

雷娜·迪温波特
By Rhanan Devenport

特稿三:新绘画

Feature

38 现实反而不是一切 阿城

On the Contraty Reality is not Everything By A Cheng

40 只想给观者一点惊喜——刘小东访谈

本刊编辑部

I Only Want to Give the Audience a Bit of a Surprise——An Interview with Liu Xiaodong By Con Art

44 毛焰即矛盾 韩东

Mao Yan is Contradiction By Han Dong

46 绘画是我一生的梦想——毛焰访谈

本刊编辑部

Painting is My Dream of Life——An Interview with Mao Yan By Con Art

艺术万象

Art Space

50 王度:重置消费社会 尼古拉斯·布里奥

Reset the Consumptive Society By Nicolas Bourriaud

54 是外科医生还是艺术家——王度访谈

本刊编辑部

A Surgeon or an Artist?——An Interview with Wang Du By Con Art

59 饱受争议的翠丝·艾敏:保持自我,穿件低胸衣

莱恩·巴伯

Tracey Emin——Trigering Numerous Disputes: Keep Myself,and Wear a Low-bar Suit By Lynn Barber

65 就像头上有个洞 葛雷格·穆尔

葛雷格·穆尔

Just Like a Hole on the Head By Gregor Muir

68 美国涂鸦

本刊编辑部

American Graffiti By Con Art

71 艺术新闻

Art News

视觉档案

Visual Document

83 北方天使

安东尼·戈姆利

Angel of North By Antony Gormley

影像

Image

89 伊朗的滋味:聚焦阿巴斯

本刊编辑部

Taste of Iran:Focusing on Abbas By Con Art

92 梦想是一扇窗——阿巴斯访谈

贾姆希德·阿克拉米

Dream as A Window——An Interview with Abbas By Jamsheed Akrami

文摘

Digest

95 在艺术与政治之间

鲍尔等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By Ball etc.

108 杜可风:得了皮肤病的中国人 孟静

Du Kefeng: A Chinese with Skin Disease By Meng Jing

工作室

Studio

110 DV 不是什么东西 蒋志

DV is Nothing By Jiang Zhi

113 声音的世界 阿鲁娜·德·苏扎


The Voice of the World By Aruna D'souza

118 对话途径与工作状态 本刊编辑部

Method of Dialogue and State of Working By Con Art

122 "虚度"光阴——温普林访谈 武华安

"Idling" Time——An Interview with Wen Pulin By Wu Anhua



1953年，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出生于开普顿附近的一个造酒农场里，她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从她七十年代拍的那些昏暗、阴郁的照片中，可以觉察到无比的焦虑与绝望。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她所创作的绘画作品充满了情趣，弥漫着自我意识，以此来传达爱与欲望。在她的油画和一系列淡墨彩画中，杜玛斯极富表现力地描绘了人体和人脸，这使得她成为九十年代最为显赫的欧洲画家之一。尽管她的作品题材广泛，但却有着相同的灵魂。马琳·杜玛斯的艺术充满了生命力与感染力，且性感十足——她总是关注着生命中情色的一面。

欧洲最为显赫的女画家

杜玛斯 情色与爱

■ 多米尼克·范·登·伯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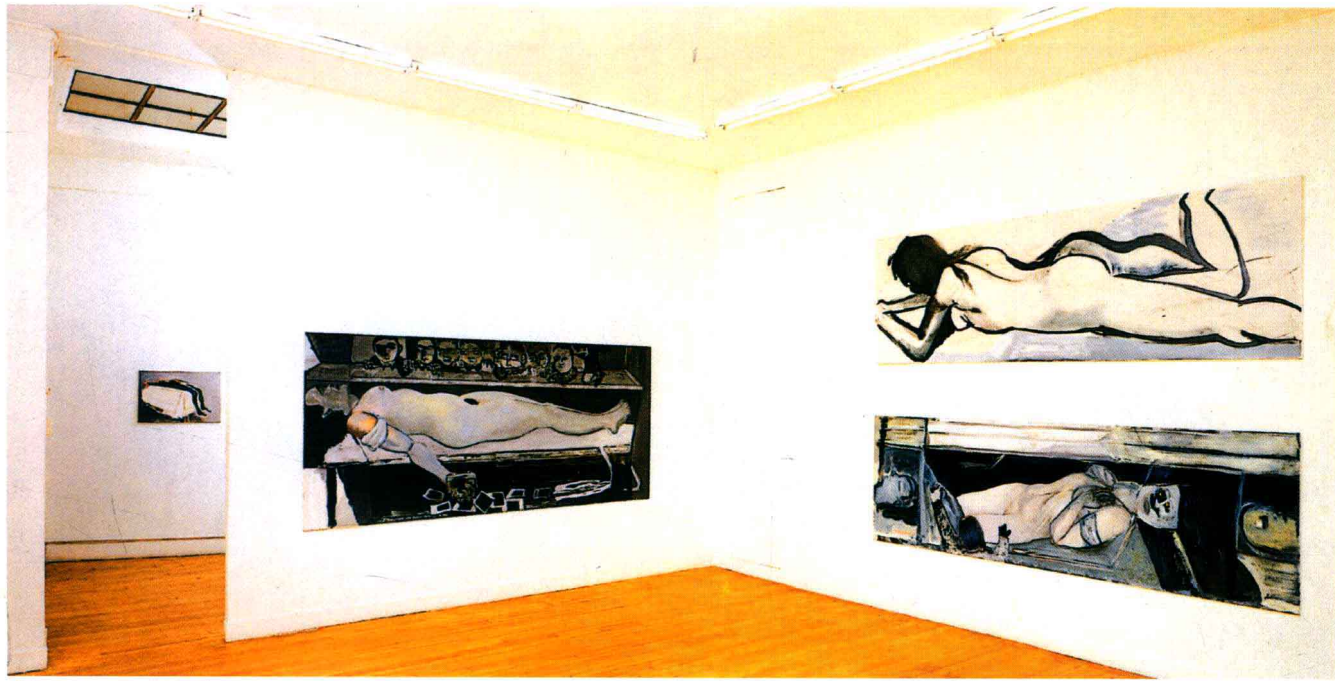
By Dominic Van Den Boogerd

EROCITY

AND

LOVE

Born on a wine farm near Cape Town in 1953, Marlene Dumas has lived and worked in Amsterdam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Her dark, gloomy pictures dating from the 1970s were charged with anxiety and despair. The works on paper that emerged towards the end of that decade and in the early 1980s speak of love and desire in a witty, self-conscious way. Her expressive paintings and series of ink-wash drawings, depicting human figures and faces, have established her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European painters of the 1990s. As diverse as these groups of works may appear, they all reflect the same soul. The art of Marlene Dumas is vibrant, infectious, sexy - always looking at the erotic side of life.



< 杜马斯在工作室

^ 1988年在阿姆斯特丹“等待(意义)”展的现场

情书

1976年到1983年,杜玛斯的创作主要是在纸上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一些大幅的拼贴画,她把用铅笔、墨水、炭笔绘出的图画同一些文字(标题或引述)、报纸杂志的剪报、有时还包括一些实物拼贴在一起。这些作品给人一种很不正式的感觉:她的创作用纸是从大纸卷上剪下来的,有擦刮的痕迹,常常污迹斑斑,皱皱巴巴,有时两面都用上了。

1983年,马琳·杜玛斯的首次个人画展在阿姆斯特丹展出,画展题为“无法满足的欲望”。在这里,“欲望”这个词是一切的关键。杜玛斯的个人经历很好地诠释了“欲望”这个词。这些早期作品主要涉及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情感—欲望、渴求、恐惧、约束等等人们熟知的主题。到七十年代末期,这些主题在电影、文学和流行音乐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绘画界,人们似乎不被允许,或是无法,抑或是不愿去反映这些主题。杜玛斯对这一点感到迷惑不解:“一定会有一种方式来创造关于爱的艺术。一种充满情色、性感的艺术,柔和而脆弱,笼罩在一片阴晦之中,虽然有些可畏,但不会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作为一个视觉效果上的艺术家,她为什么不能像皮埃尔·鲍罗·帕索里尼,阿兰·莱斯奈和温纳·莱内·法斯宾德在电影中那样令人着迷地探究这些主题呢?在谈到电影对其作品的影响时,杜玛斯说:“是电影教会了我想象的规则,而不是现实,也不是绘画。”她运用电影中的印象概念进行创作,充分地体现出电影对其作品的影响。这些电影

包括《巴黎最后的探戈》(《我们不需要名字》1973),《感官帝国》(《夫妇》1978),《广岛我的爱》(《温柔与第三者》1981),《深喉》(《蒙面纱的女人》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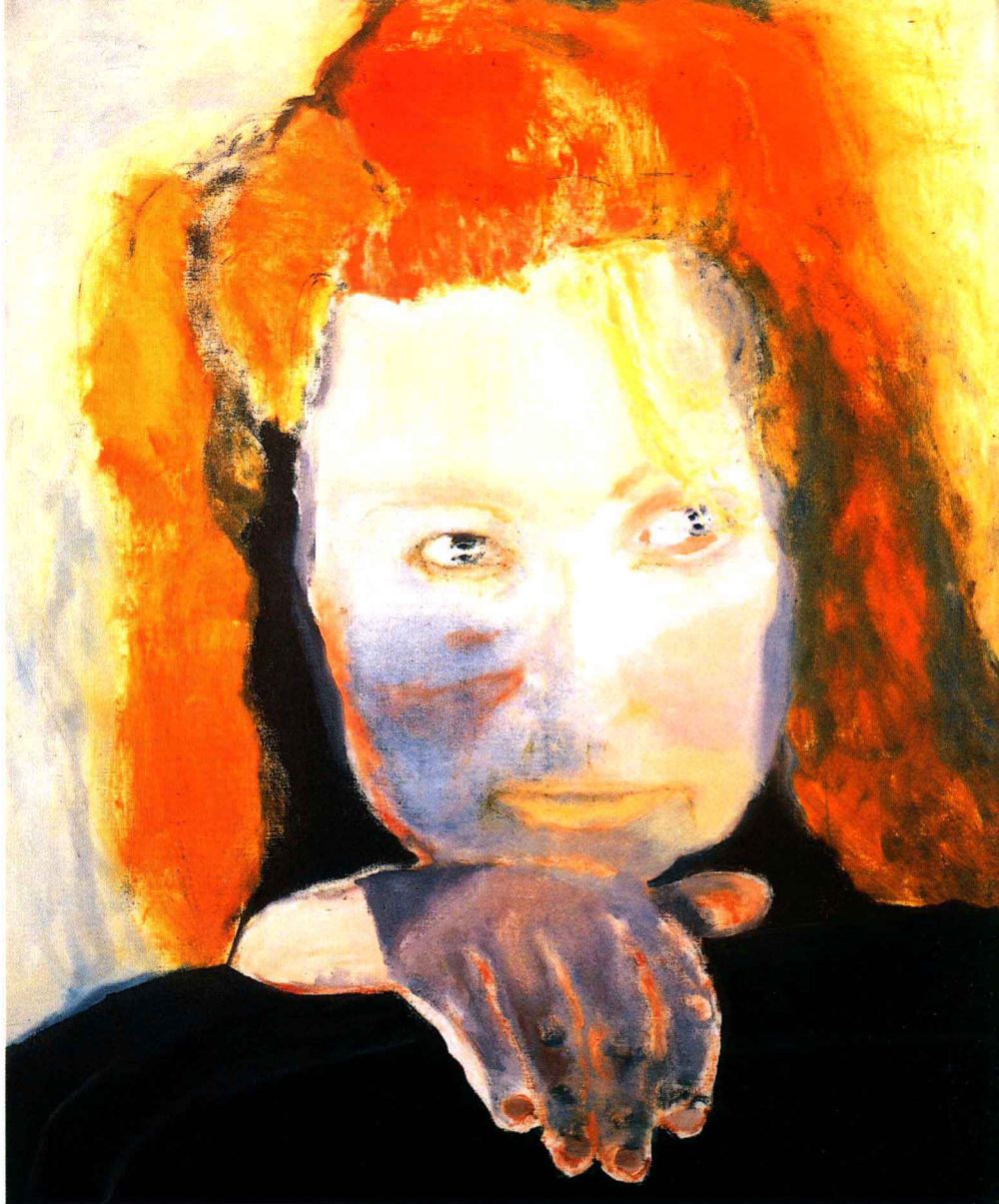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杜玛斯的许多作品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她特有的创作方法。在她的创作中,巧合与离奇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折。随处可见的撕痕,剪切的边边角角,以及画纸四周的铅笔道,无不显示出创作者在构思时动摇不定的特点。

几乎任何一部绘画作品都包含有随心所欲、但却不应出现的细节。杜玛斯就像一位涂鸦艺术家一样,在她的一笔一划中证实着自己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每一次下笔都发自内心。有些人任由感情的支配,把自己的灵魂倾泻到画纸上——或者假装这样做——这样一种表面看起来充满诚挚与真实的艺术作品可能会为他们赢来赞誉,但是他们却背离了艺术的本质。众所周知,艺术只不过是对真实的模仿。艺术创作中需要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既能够融入主题,与此同时又要与之完全分离。移情与超脱的结合对杜玛斯并不陌生。在杜玛斯的“情书”系列,“美人鱼”系列,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例如《天使之死》(1979)和《温柔与第三者》(1981)中,有关爱或欲望的印象,其真实可靠性是以一定程度地远离主题——一定程度的虚构性(这一点也同样重要)为前提的。银幕上一个激情的吻,无论在拍摄过程中有多么造作,总要比婚礼

>
邪恶是贫乏的。布面油画。125 X 105cm。1984

>>
本性的渴望。布面油画。130 X 110cm。1984

>>>
女友。布面油画。200 X 160cm。1986



照片上最诚挚的热吻令人信服。

无论一部艺术作品多么富有表现力,欣赏者只有通过产生共鸣才能感受到它的震撼。在杜玛斯看来,艺术是一只青蛙,只有在被吻过之后才会露出真实面目(《艺术是蟾蜍讲述的故事》1988)。许多人都被电影或音乐感动过,相比之下很少有人会在欣赏绘画作品时深受感动。杜玛斯一定已经意识到,一个人应该像马文·盖伊唱歌那样作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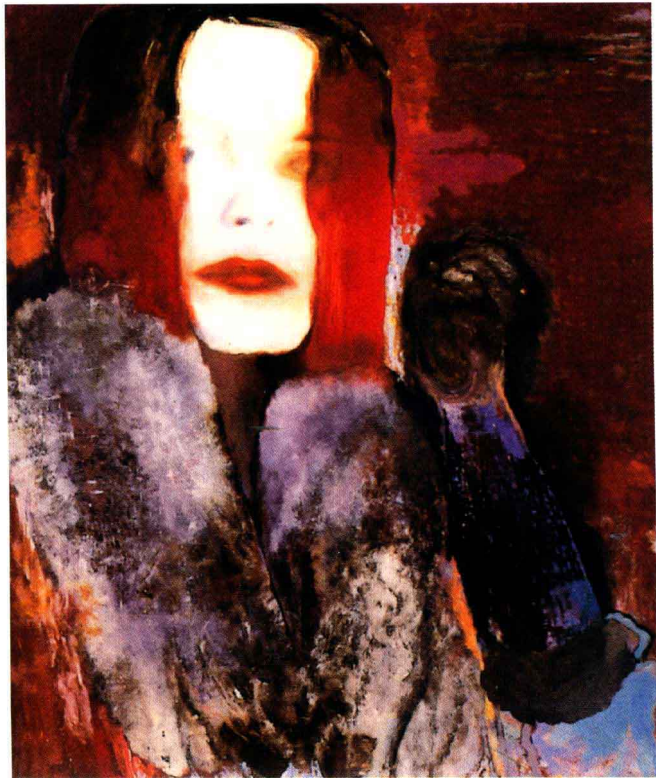
面对面

杜玛斯在开普顿大学就读期间所创作的作品大多格调阴郁。《献给别人的彩虹》(1973)令人想到康斯坦丁·布朗苏西的话,杜玛斯把它写在了笔记本里:“天空并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一片蔚蓝,在那蔚蓝之外是无尽的昏黑”。同这些苍白、阴沉的作品相比,杜玛斯从1983年开始创作的一些肖像画就好像彩色电影中的影像一样闪烁不定。她受到迪安·阿波斯和里查德·阿文顿的摄影作品的影响,把特写和变换焦距等摄影手法运用到她的肖像画之中。所有这些作品都以照片为基础,或者是杂志上的图片,或者是艺术家给自己所爱的人、朋友和相识的人所拍的照片。肖像画中的人脸占据了帆布的大部分,超过了现实生活中的大小,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习惯了电影明星们的巨幅照片一样,我们对它们丝毫也不会感到刺眼。而从背景中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到。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物的表情与关注的目光上。

这一时期杜玛斯的十六幅肖像画在创作方式上都极其贴近主题,说的更准确些,主题的形态作用决定着绘画手法与风格。在这一点上,杜玛斯与她的同代人存在分歧,他们似乎把风格看成是艺术百货商店里的货品。风格——杜玛斯的作品证实了这一点——并非主题的装饰物,而是艺术作品的内在本质,或者像琼·科克托所说的那样,艺术作品的灵魂的体现。苏珊·松泰格的话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即使有人把风格定义为像我们外表一样的东西,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展现出来的风格同他的内心实质之间存在着矛盾。事实上,这种分离是相当罕见的。几乎毫无例外的,我们的外在表现正是我们的内在本质。面具即是我们的脸。”在这一系列中,杜玛斯采用了多种绘画方法,但这并没有造成风格上的堆砌。与之相反,这些作品都透露出同样的视觉思考的格调,这正是杜玛斯独特的艺术风格,她没有将其看作是种原则,而是她的“内在本质”。

这一系列的作品所展现的是一种不定的连贯性,分离的各部分之间仅仅



存在着简单意义上的一致性。精心加工过的细节与匆忙完成的轮廓交替出现。笔道、划痕、污迹清晰可见。画纸表面有些地方几乎是空白一片，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堆积着厚重的油彩。色彩的运用很难说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即为了表达内在的需要而增强外在形象的表现力。这样说更合适一些，色彩的相互作用是独立于主题而发生的，就好像色彩同主体之间不存在“结合”，可以自如地变换位置。在画板平整的表面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和蕴含在其中的描绘既同时存在，又彼此分离。

《马莎—西格蒙德的妻子》(1984)，取材于《时代》杂志上的一张快照。这部作品给人一种粗糙、似乎“尚未完成”的感觉。在那张狭小的、几乎是透明的脸上，嘴已经消失了，而前额和鼻子部分则呈深红色。它达到了一种悲喜的双重效果。我们对弗洛依德的配偶如何评价还尚未可知，但从我们把她作为“某人的妻子”这一点上来看，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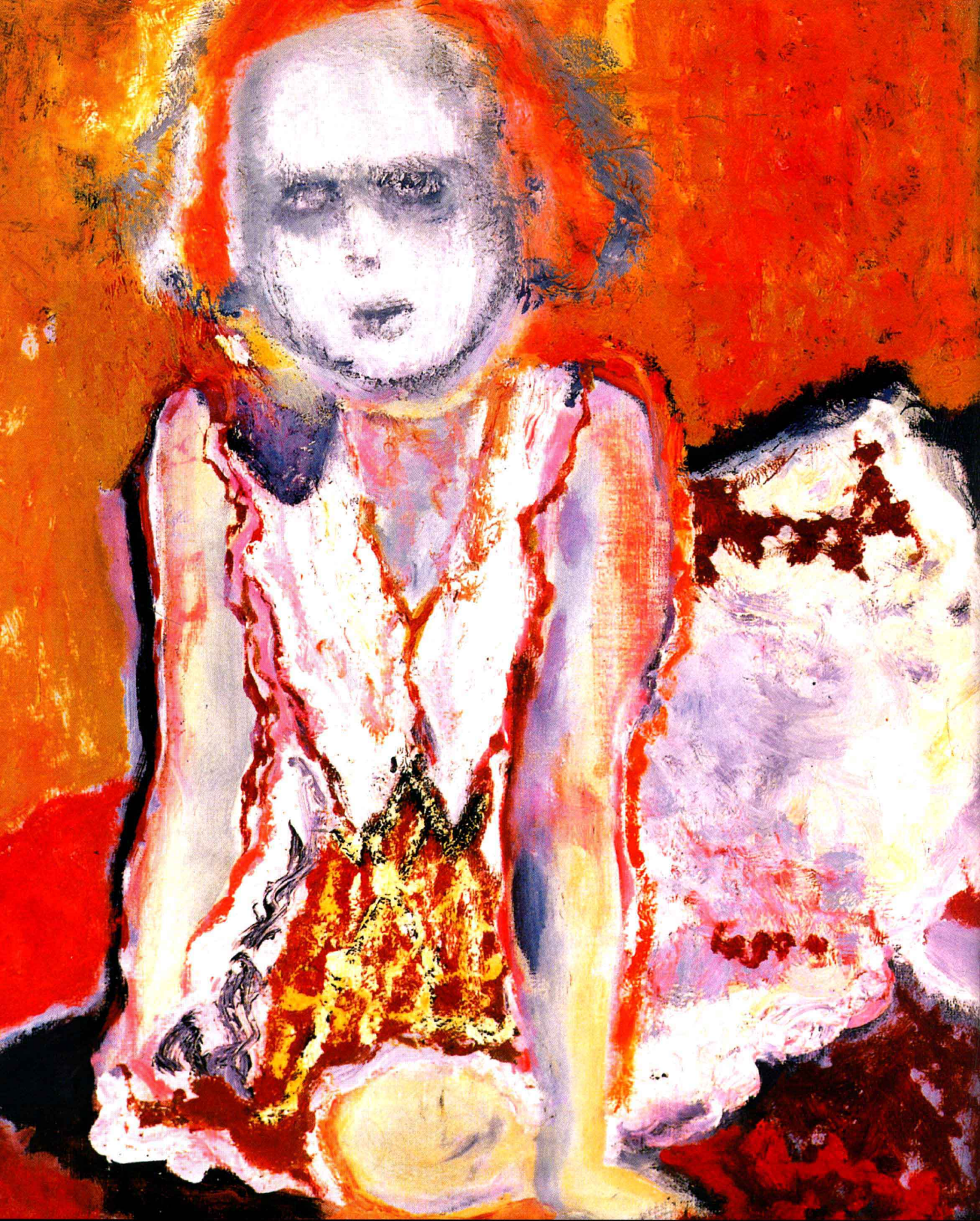
模糊不确定性在《罪恶是陈腐的》(1984)这部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主题是关于艺术家自身的。她坐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后面，下巴支在手上，目光注视着画面上看不到的东西。她那头金色的卷发闪烁着摇曳的光晕，就像勃纳尔作品中盛开的含羞草一样；她的脸在白光的照射下

显得毫无血色。眼珠上划过的线条给人一种冰冷、怪异的感觉。有时候，人们认为，这幅自画像中无比困惑的表情反映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不知所措的复杂感情，因为身为南非的白人，她就不由自主地成了反动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一部分，不管她本人喜不喜欢这样。在这部作品中，杜玛斯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这些作品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肖像画。它们更多地传达着杜玛斯对画笔下的人物的想法、与他们的关系及经历。这种关系本身成为《太空时代》(1984)的主题。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被卷入艺术家和她当时的男友互相对视的目光之中，如同电影摄影术中的蒙太奇一般。两幅画在这里结合为一体，中间只留下一道窄窄的空白。两人面色苍白，脸上有擦伤的痕迹，看上去仿佛受到了伤害并饱尝着困惑，就像南·高丁摄影作品中的猫头鹰。当他们意识到爱情已经结束的时候，一定也曾以现在注视着我们的方式注视着彼此；两人相隔遥远，就像在各自轨道上运行的两个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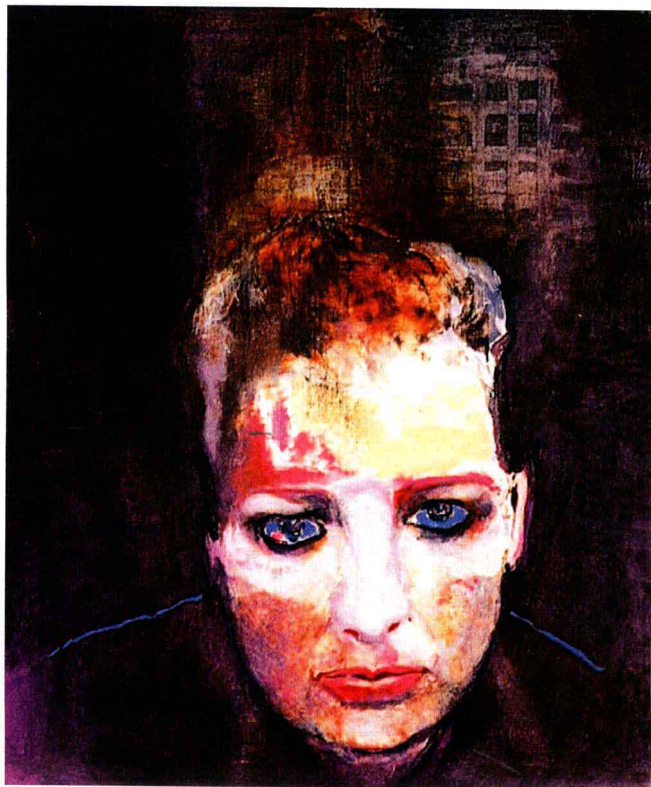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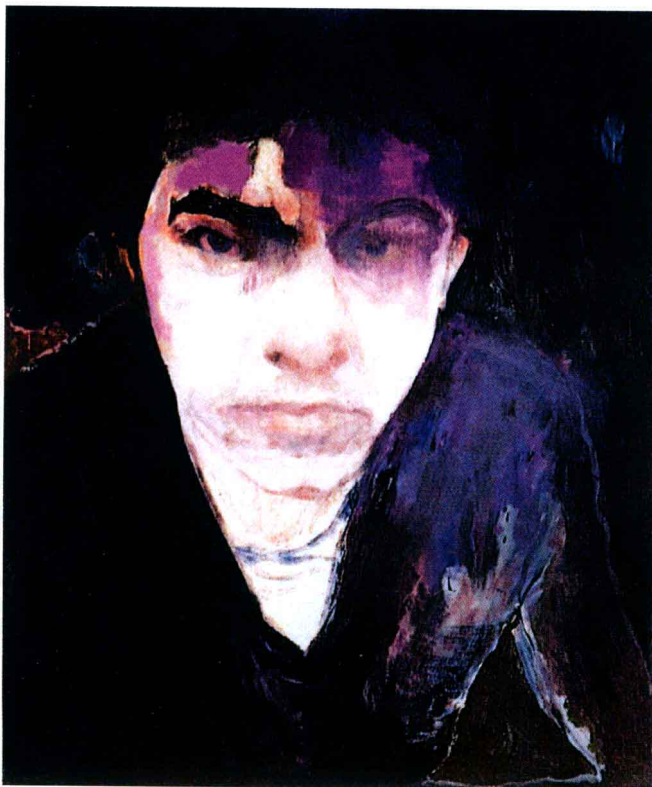
照片上的孩子

对杜玛斯来说，照片不过是艺术家把想法、构思和形象表达出来的一个



<
电视的恍惚, 布面油画, 70 X 60cm, 1987

v
空间年代, 布面油画, 265 X 110cm, 1984



出发点,根本不会限制到她自由随意地进行艺术创作,她可以任意选择色彩,姿势,质地以及其它一些在照片无法出现的东西。杜玛斯没有考虑照片的形象和绘画的形象孰优孰劣这个问题,但她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却再清楚不过了。举例来说,在《敏感情况》(1991)这一系列作品中,充满着鲜明的对比:黑暗的房间和雪白的帆布,摄影师对化学物质的敏感和画家对视觉感染力的敏感。但是一种媒介中可能存在的东西换到另一种媒介中就可能不适合了。照片中的一个微笑或者一滴眼泪可以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而换到一幅绘画作品中,立刻就会显得可笑而不可信。照片和绘画是完全迥异的两种体会,因为它们同现实的关系各不相同。

在《三条腿的人》(1988)这部对扭曲现实的作品中,杜玛斯把摄像术和绘画术的可能性(不可能性)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这幅画是在弗朗西斯·兰替尼的一张照片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这个人长了三条腿,穿着短裤向别人展示自己,并以此发了财。我们还可以把《三条腿的人》同杰夫·沃斯的一幅题为《不》(1983)的摄影作品进行比较。在沃斯的摄影作品中,一个看上去只有一条腿的人从一个妓女身边走过。这种对现实的扭曲丝毫也不会给人以疏远的感觉。而在杜玛斯的作品中,其对现实的扭曲令人倍感困惑,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人们会自然而然

地把画中人物的第三条腿与男性器官相联系。这个三条腿的男人体内的荷尔蒙含量一定远远高于沃斯作品中的独腿人。

裸露

在艺术史上,人们探究的最多的主题是女性的裸体。女性的裸体几个世纪以来给人们带来无数灵感,但在今天已经被人们用得太多了,因为即使她还能促进轮胎的销售,在当代的绘画艺术中,她充其量也只是扮演一个小角色。在《否定的解释》(1988)这一系列作品中,杜玛斯以诙谐的方式展现了如今以裸体女郎为模特进行创作的麻烦处境。在草草勾勒的裸体旁写着这样一些话:“我不要为赛勒先生摆姿势”,“我不要睡在费舍尔先生的床上”,“我不要为巴斯利兹先生头朝下倒挂”。

并不是杜玛斯不满意那些画裸体女人的男性,只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几乎找不到女性画家的存在,因此男性艺术家就成为她唯一评判的对象了。裸体是否依然还是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女性的裸体是否还将继续作为艺术家的模特儿存在?杜玛斯本人也画过不少裸体,这些作品于1988年展出,题为“等待(意义)”。作品本身蕴意丰富,但要解释清楚却并非易事。



老师，布面油画，160 X 200cm，1987

等待(意义)》和《失去(她的意义)》两部作品均创作于1988年，在意义上互为对等体。在前一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斜卧的人体——看不到脸，也分不清其性别。但是，许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的结论。赋予这部作品以意义(裸体的女人等待激情)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那么把这层意义剥离也同样简单，《失去(她的意义)》这部作品要表达的就是这一主题。在这幅画中，人体的大部分都消失在水里。同样，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的脸，也分不清其性别，但标题告诉我们这是个女人。她就是奥菲莉亚吗？在绿色的水中死气沉沉地漂浮着，就像密莱斯的《奥菲莉亚》(1852)中所描绘的那样？还是投身沉浸于一片指代的海水中？

试图从杜玛斯的作品中寻求意义的人无疑是在开启潘多拉的盒子。她的绘画作品蕴含着无数的可能性，但是却找不到一个最终答案。对她的作品可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以至于渐渐地杜玛斯就称自己为“解释小姐”。通常，人们是通过画的内容和题目来解释它的意义的，两者都是创作者意图的体现或传达。然而这并不符合杜玛斯的创作艺术。正如同她的作品不是简简单单地只从一个念头或动机出发，仅从一个层面上是无法解释它的意义的。

在《等待(意义)》和《失去(她的意义)》两部作品中，裸体已经被剥夺了任何意义。看着这些裸体，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看些什么：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连最基本的信息都得不到。裸体在这两部作品中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它提醒了我们，文化构建下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

婴儿的出生

在一系列以裸体为主题的作品之后，杜玛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创作了大量的以婴儿和怀孕为主题的作品。在视觉艺术中，这些都不是常见的主题，即使是那些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和个人的经历融进画里的女艺术家们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解。制造新生命这一神秘的过程让杜玛斯深深着迷，尤其是当她在1989年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母亲的时候。因此她在处理这个主题时方式与众不同。这一系列作品主要体现了存在与其本原的关系，既包括人的生命，也包括艺术。

《最初的人》(1991)由四部分构成一个婴儿四部曲。它展现了新生命的强大、能力与力量，在这些扭动的小生命里，在他们尽情挥舞的四肢里，在不可抑制的成长与扩张中，已经展现得相当充分了。超出我们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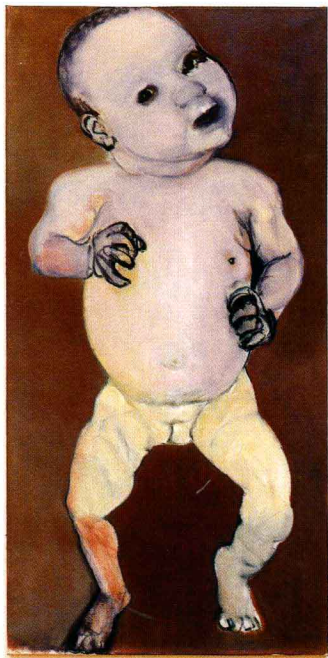
学校男孩，布面油画，160 X 200cm，1987



白色疾病，布面油画，125 X 105cm，1985



艾里克·安德烈斯，水彩，纸上铅笔，30 X 25cm，1980



野之外的新生命现在却正在直视着我们，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异。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但是我们从婴儿的眼睛中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六年前，杜玛斯创作了一幅名为《婴儿》（1985）的作品，画中展现的是一个面部表情极其诡异、难以理解的婴儿，令人深思。在《最初的人》之前，杜玛斯还创作了名为《婴儿的恐惧》（1986）的作品。作品中的形象揭示了那些隐藏在美丽的云彩背后的恐惧、疑惑和不安。然而恐惧并不是唯一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感情，在《我的宝贝长得像青蛙》（1987）和《拍动你的翅膀》（1989）这些作品中，画家惊异于自然所具备的魔力。在由四部分构成的《出生之前》（1991）这部作品中，画家对于胚胎再生的欲望的推动下所经历的巨大变形表示敬畏。

自然界的生育过程同艺术的创作过程之间的类比在《怀孕》（1988-1990）和《沃豪尔的孩子》（1989-1991）同《最初的人》一起构成杜玛斯这一系列作品的代表。

职业化的伪装者

孩子，尤其是女孩，经常出现在一些充满寓意的绘画作品中。作品展出时的题目是《不要问我问题》（1992）和《我不会对你说谎》（1993），

这些题目针对的是杜玛斯自70年代就开始涉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即艺术的整体性和艺术作品的生命力。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画家以厚重的线条来描绘人物。光亮于黑暗之间对比强烈，色彩的运用相当节省，通过这种方法，一个简简单单的形象获得了鲜明的生命力。我们很难得出杜玛斯的真实意图，因为一个画家的意图只有通过其作品才能清晰地体现出来。

《欺骗》（1992）和《贞操的证明》（1992）这两部相关的作品构成了有趣的一对。两幅画中画的都是一个女孩，手里拿着一块布。在一些文化中，新娘在新婚之夜后要向丈夫展示带有血迹的床单以证明自己的贞操——而这证明是很容易被伪造出来的。第一幅画的题目指的就是这一点。而第二幅画指的是“忠贞”这样一种观念。然而仅从形象中是无法察觉到这些区别的。

从这个不再是处女的新娘手中所拿的布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杜玛斯的艺术创作理念：一部“好”的作品同“好”的意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她的作品常常被人们形容为情绪化的、敏感的、因此也是真诚的。浪漫主义时期，绘画艺术成为艺术家个人性格的体现，从那时起，我们就会



<<<

人之初，布面油画，180 X 90cm，1991

<<

三足人，布面油画，180 X 90cm，1988

<

黑色素描，水墨、纸上水彩、石板，每幅25 X 17.5cm

经常看到高度敏感的艺术家的，历经着痛苦与快乐，他的种种情感直接并“真实”地表现在其作品中。但是，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同情感的真实表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给人们所要的东西》(1992)这幅画中，一个女孩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身体。盖在她身上的那小块布已经被揭开了，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人们想要的东西一窥淫癖吗？谁在暴露自己的身体，向谁暴露？谁又想看这种暴露？在你得出答案之前，本来敞开的遮盖布却变成了一件包裹掩盖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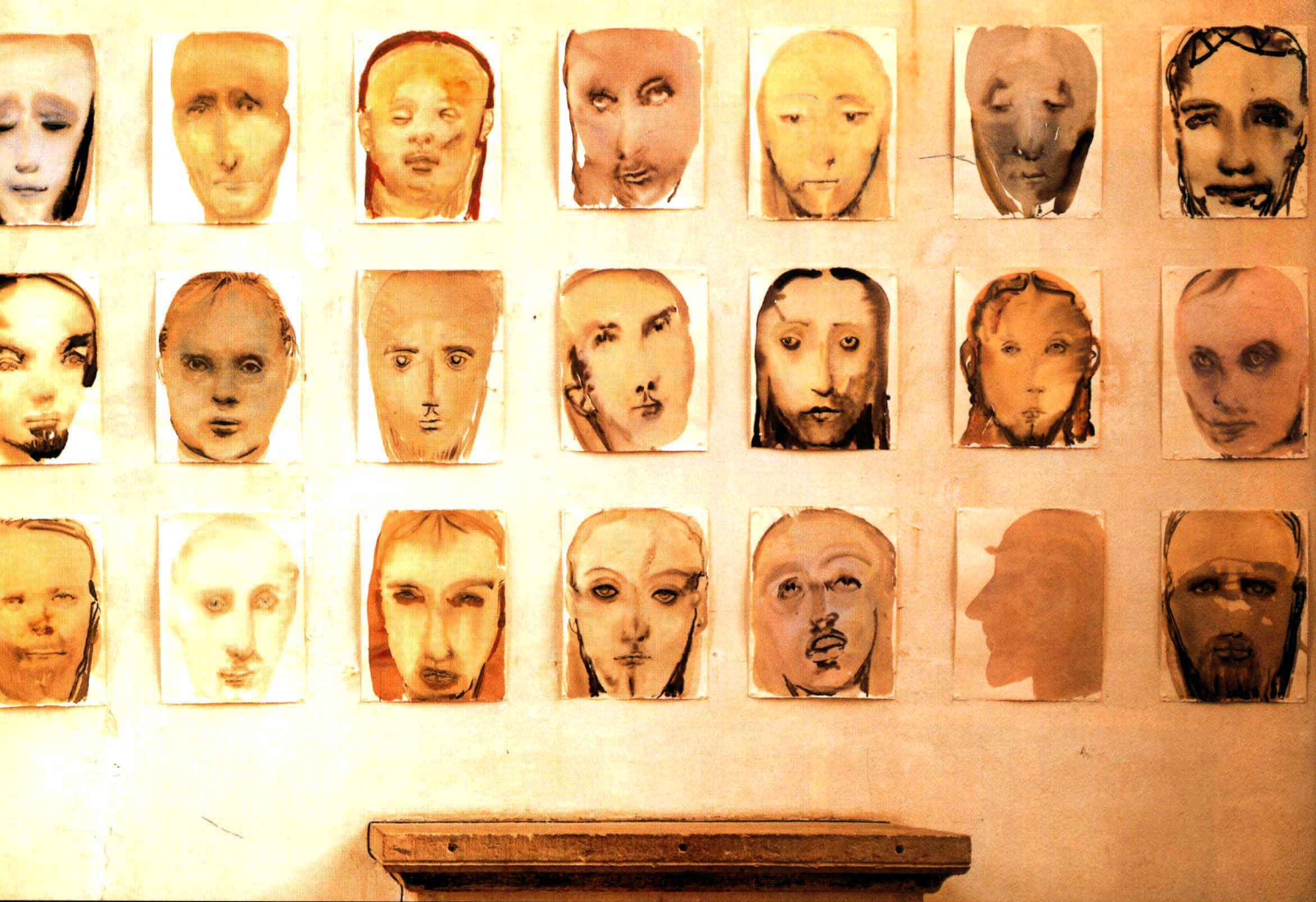
头部与前部

素描是杜马斯艺术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她的大部分素描作品都只有寥寥几笔，从中表达了画家一系列的想法、联想以及评论，这些或多或少地都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形成的。画面粗陋而直白，与卡通画和浴室墙上的涂鸦有相似之处。90年代早期，杜马斯创作了几幅大型人面素描画，取名为《头部画像》，其中有一些是她最杰出的作品。这一系列作品的第一部分包括《黑人素描》(1991-1992)，接下来的是几部大型作品，包括《模特》(1994)，《背叛》(1994)，《拒绝》(1994-)，《萎黄病》(1994)，《安详的耶稣》(1994)和《地下》(1994-1995)。

在《黑人素描》这幅作品中，有111张独立的、各不相同的脸，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称谓——“黑人”。80年代早期，杜马斯曾致力于一些反映政治压迫的绘画作品的创作，例如，以一个臭名昭著的警察局为主题的《第十层》(1982)，以及《三个女人和我》(1982)，画中三个受政治压迫的黑人领袖的妻子被团结在一起。

在《模特》这幅作品中，一百个女人同时充当模特，画面上是一百张女人的脸。在她们当中，有一些是大师们的灵感与情人。我们可以看到柯勒乔所画的朱诺，克拉纳赫眼中的卢克丽霞，莱姆特朗特的拔士巴，弗美尔的戴珍珠的女孩，莫奈的奥林皮亚。她们与时下的一些封面女郎和电影明星同时出现在一起。正如同麦当娜模仿玛丽莲·梦露一样，这些当代的金发美女们似乎是在以芭比娃娃为模特。《模特》中的多样性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偶像，在她们身上我们寄予了什么样的希望、恐惧与迷恋。她们以展示的姿态出现，不是作为女人，而是作为设想中的女人的符号——理想中美女的典范。

《安详的耶稣》这部作品是一系列男性画像的集合，但是没人能把他们的相貌描述清楚。它是在有史以来以耶稣为对象的绘画以及雕塑作品的



▲ 耶稣基督-安祥宁静，水墨、水彩、铅笔和纸，每幅 65 X 50cm，1994

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但是其中又夹杂了画家的一些朋友和同事的画像，他们有着和耶稣同样的安详表情。《头部画像》这一系列作品具体地展现了杜玛斯绘画艺术的一些特点：流动的色彩，透明的表面，时而构成人脸、时而又各行其是的线条与区域。

政治的色彩

1994年，杜玛斯首次在纽约举办画展，题为《来自异地》。这次画展展出的作品表达了画家对艺术世界中的艺术性和机械性的一些想法。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它们在色彩的运用上都相当讲究，在《画家》（1994）这幅画中，杜玛斯的主人公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该画线条简洁，色彩呈半透明状，在几乎空白的背景下，赫然立着一个近两米高的人物。色彩的运用最突出地表现在人物的双手上。她的右手是蓝色的，左手是红色的；孩子用手来画画，而不用画笔。这个女孩摆出一幅雄赳赳的架势，瞪着她那双深色的眼睛，像是在说：“我在这——看着我！”看过她的人是无法忘掉她的。

在《来自异地》这一系列作品中，画中所描绘的人物，其种族和性别都被有意识地淡化了。“想像中的存在，”杜玛斯这样称呼他们，“更接近于魔鬼与天使，白日梦与噩梦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来自异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给人带来性幻想、恐惧以及政治偏见。”

世界小姐醉了

有人认为杜玛斯的作品属于表现主义，也有人把它归为某种形式的新概念主义。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说有一种“主义”真正适合她，那这种主义一定是“色欲主义”。在她近期举办的画展中，主题就是色情的诱惑和性冲动。

在题为《世界小姐》的画展中，杜玛斯的主人公们是一些年轻的封面女郎和时尚模特，画面色彩鲜明亮丽。其中有一幅画叫做《我们都爱库克罗普斯》（1997），在这幅画里，那些穿着性感内衣和网眼袜的女孩们很喜欢镜头，但是现在，她们似乎更喜欢自己和彼此。她们自信地享受着穿性感服装的乐趣，沉浸在脱衣与穿衣的色情游戏之中。这一游戏的规则完全在她们的掌握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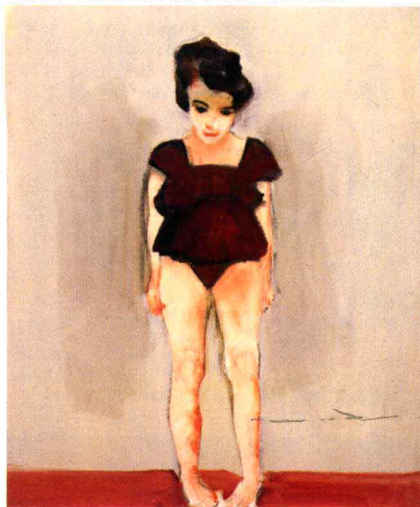
《醉了》（1997）这幅画是《世界小姐》展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菲利普·格斯顿的《头与酒瓶》（1975）之后，杜玛斯的《醉了》可能就是宿醉的最好描绘。在她的画中，喝醉的女人可能没有多少诱惑力，但其不加掩饰的自我暴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波德莱尔曾说过：“一个人应该永远处于喝醉的状态。这是一切的关键。为了不受时间枷锁的压制，它能把你的肩膀压碎，把你打垮在地，你必须时刻处于喝醉的状态。但是用什么把自己灌醉呢？酒、诗歌或美德——由你自己选择。但不管通过哪种途径，请麻醉你自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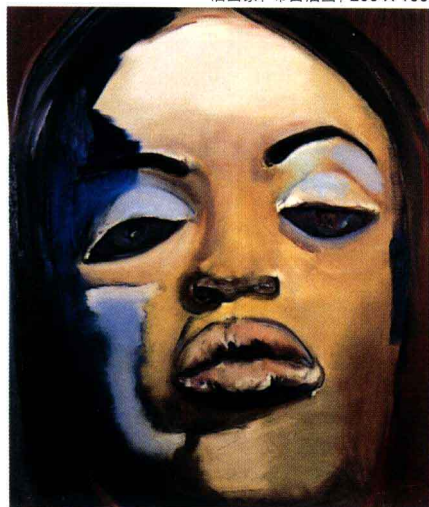
△ 约瑟芬, 水墨和纸上水彩, 123 X 70cm,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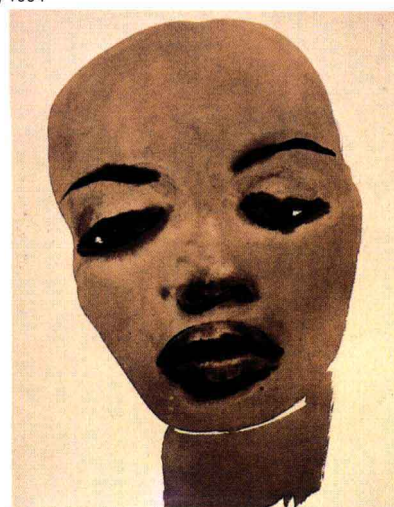
△ 油画家, 布面油画, 200 X 100cm,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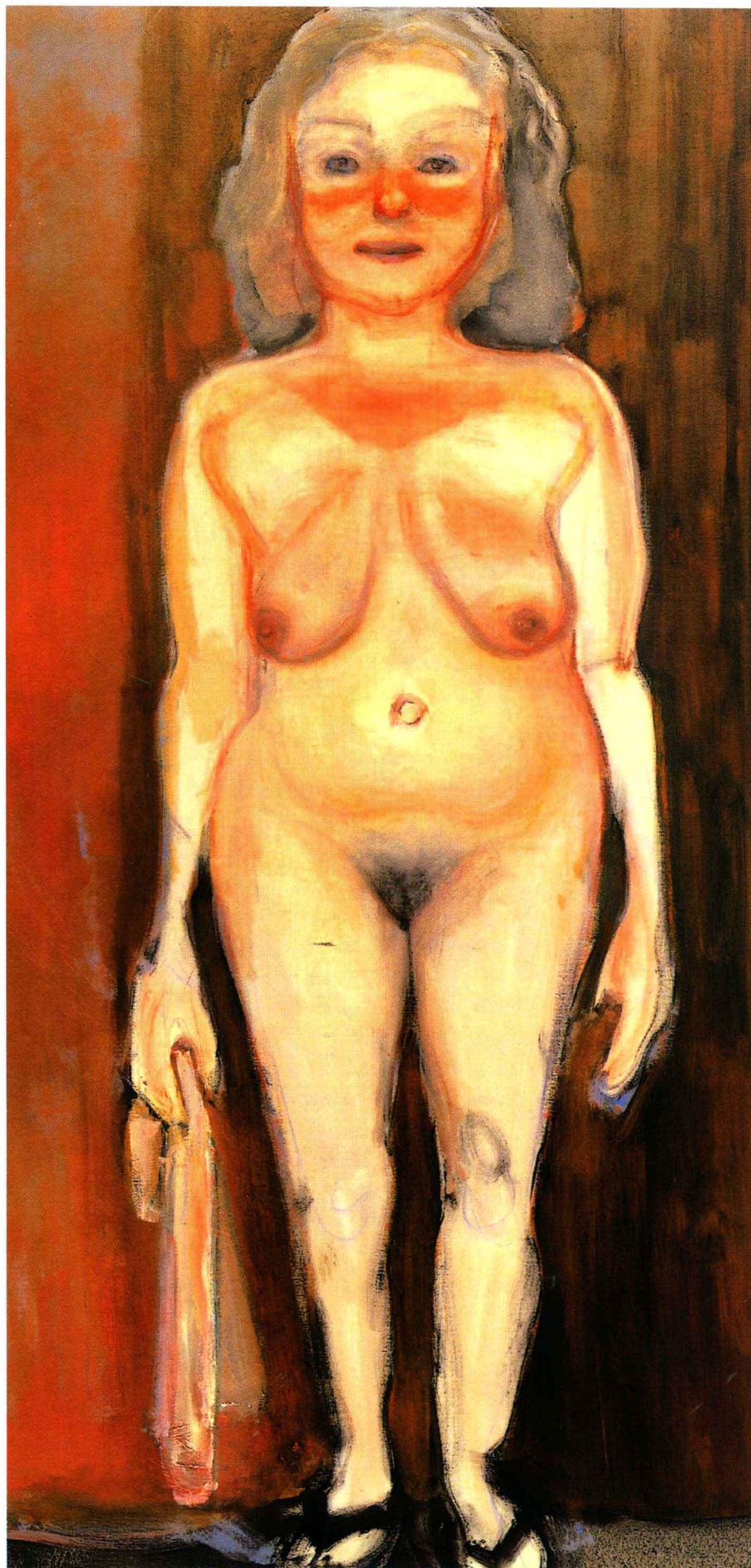
△ 莎梅耶 (害羞), 布面油画, 60 X 50cm, 1991



△ 娜奥米, 布面油画, 150 X 110cm, 1995



△ 超级模特, 纸上平版画, 66.5 X 51.5cm, 1995



△
虾, 纸上水墨, 125 X 70cm, 1998



△
爱, 纸上水墨, 125 X 70cm, 1998

<
醉了, 布面油画, 200 X 100cm, 1997

>
年轻男孩, 布面油画, 100 X 300cm, 1993-1994

>>
(追寻) 完美的情人, 素描, 水墨, 纸上铅笔 60 幅每幅
28 X 24.5cm, 油画一幅 24 X 18 cm, 1994